

第十九章 意外终止的旅行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绯取过那张照片，仔细观看那个女机器人的脸，“难道说红狼千辛万苦搜寻的爱人竟然是个机器人？”

“现在红狼已经失踪了，”南歌有点伤感地说，“只怕这个谜底将永远解不开了。卡蓝，你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尽快打开这道铁墙。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十分神秘，也处处充满了危险，这个叫做地狱门的组织似乎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而目前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算先进。”

卡蓝点点头，迅速跑回他的战车，取来了一个简易的工具包，开始检测那些电脑，寻找打开铁墙的控制程序。看这忙碌的卡蓝，南歌微微皱着眉头，在这个房间里四下踱步。绯不出声地跟在他的后面，几次想开口询问南歌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但又都忍了下来。终于，他们等到了卡蓝的声音。

“老大，”卡蓝从计算机的键盘上抬起头来，“很抱歉，我破解不了控制铁墙驱动程序。”

“这个控制铁墙的驱动程序是不是在那个女机器人的电脑里面？”绯望着那个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的女机器人。

“更正一下，绯姐。”卡蓝道，“女机器人的电脑里面储存的是打开这个驱动程序的密码。但是，我不敢把它断开的电路接上，它现在视我们为入侵者，我们根本无法和它沟通。”

绯沉思道：“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正正规规地从大门进入，这个机器人就会判断我们为是通过系统认证的人。对吗？”

“不错，”卡蓝道，“但是，现在我们并不必要操这份心思了。我虽然没有破解这个打开铁墙的程序，但是我在计算机上找到了一个这个关口的房间平面图，图上显示，左侧的那堵墙后面是一个暗室，里面是可供人穿行的时空隧道。”

“那么你快一点，卡蓝。”南歌道，“把那个坏了的传真卸下来，我们到波布镇去！”

卡蓝提起他的工具包飞快地跑了出去。南歌快步走到那堵墙前面，叩击查看墙体，很快便找到了暗门所在，稍一用力，那扇门竟应手而开。里面的夹间并不大，但也和其他地方的时空隧道布局一模一样。南歌走到机器前面，打开计算机，把右掌按在屏幕上。片刻，有一个干巴巴的机器人声响了起来：“通过□□□认证，允许通过时空隧道，请选择传送地址。”屏幕上立时出现了南歌所经过的城镇名称，南歌信手点了一下波布。十秒钟后，电脑后面的平台闪动着一环环奇异的光环，这时，卡蓝也带着刚刚卸下来的传真赶了过来，三个人一起走了上去。

站在那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环之中，三个人的眼前骤然一黑，跟着不知从何处传来了短促的电子警报声，一个电子合成的声音响了起来：“警告！警告！时空隧道发生故障，此次旅行将即刻终止！即刻终止！”

重重地一震，一切都平息了，三个人的面前又都恢复了正常的景象。时空隧道出现故障？可是看面前的景物，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很显然，这儿已经不是地狱门了，这里的房间又大又空，是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到了波布镇了吗？”卡蓝忍不住问道。

“不清楚，”南歌走下平台，“出去看看不久知道了嘛。”

推开房门，这个房间的外面竟是一个小小的楼梯间，一座盘旋而上的钢梯便在面前，看来这里的时空隧道只是一间地下室。

“等一下！”绯跨前一步，张开了手臂，“南歌，不要管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要尽快赶回波布镇去，修好传真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这话说得不错。南歌蓦然醒悟，当即转身返回到时空隧道前面，按下了电脑的控制按钮。但是，这台计算

机却没有任何动静。看来故障是不小，无论南歌怎么试，控制时空机器的电脑设备都没有任何反应，看来这台时空机器是出问题了。

“卡蓝……”南歌焦急地喊了一声。

卡蓝从计算机的后面站了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尘：“老大，没办法，看来这台机器是报废了，我们手里没有任何配件，根本无法维修。”

“看来那道楼梯是我们离开这个地下室的唯一出口了，”南歌拔出了插在腰间的微型冲锋枪，“走吧，大家要小心一点。”

绯和卡蓝应了一声，各自取出了自己的武器，紧紧地跟在南歌身后，一步步走上阶梯。三个人走走停停，时时竖起耳朵倾听四下的动静，但是除了一些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之外，没有任何足以使人感兴趣的声音。当三个朋友正式离开地下室踏上地面的时候，眼前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地刺眼。

他们是在一个荒败的大庄园内，四下里没有任何人类生存的迹象，房间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杂乱无章，处处是打斗遗留的痕迹。看来这里曾有过异常极其残酷的战斗，但是比较奇怪，搜遍了整个庄园，南歌他们居然没有找到一具遗骸，这可真有点奇怪。从布置的格局和比比皆是的烧杯仪器，可以确定这里当年是一个布置在研究什么东西的大型研究所。

“有什么线索吗？”南歌询问着搜查归来的搭档。

卡蓝摇摇头：“什么也没有找到，看来所有的文字记录都被销毁了。”

绯却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只通体散射着莹莹蓝光的小瓶子。

“我找到了这个，”绯把那个瓶子交到南歌手里，“有个房间里摆着一台自动售货机，我随手按了一下上面的按键，居然从这里面滚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你仔细看看上面的标签，写得很有意思。”

标签？南歌来了兴趣，把瓶子举到面前。瓶子上面，是个半寸长的小纸条，醒目地写着“再生丸”三个字，这三个字的下面，是一行极小的小字：神迹之光，跃乎眼前；活骨生肌，效应如仙。再看那个蓝莹莹的瓶子里面，是一颗弹子大小的圆状物体。

二

“给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卡蓝一把抓了过来，匆匆看了一边，“呵呵，这个牛皮吹的够大的，准是什么骗人的东东。神迹之光，有意思，这个世界谁见过神啊。”

“暂且不管它，”南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放回自己的口袋，“这个世界上每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看这个瓶子的质地，这个药丸似的东西不会是普通之物，还是等哪天有机会回到拉多镇的时候，让明奇博士化验一下它的成分再说吧。”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绯焦急地说，“眼下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呢。”

南歌点点头。三个人匆匆向大门的南边走去，这个庄园的大门就在那里。门是一道厚重的合金门，看来年代久远，门锁已然锈死，卡蓝用手中的枪打掉了门锁，欢呼一声，第一个走了出去。

“天哪！”随着当地一声，卡蓝手中的枪掉在地上，“老大……老大，你看，我们到我家了……这里是波布镇的外围！”

“是的，对面的小岛不就是你取得暴龙的小岛吗？”站在卡蓝背后的南歌四下张望着，“绯，看那条连接小岛的长桥，我们第一次和水鬼战斗，就是在那里！”

“卡蓝，”绯为卡蓝拾起了武器，“既然你是这里的土著，想必知道我们刚刚出来的这座庄园的来历吧。”

“知道一点，”卡蓝道，“老大，绯姐，我们边走边说吧。”

三个人加快了脚步向西边走去，一路上，卡蓝嘴巴不停，把他所知道的这个庄园的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了南歌和绯。

关于这个庄园的点点滴滴，卡蓝所知道的，都是由他的父亲告诉他的。虽然这个地方离波布镇比较近，但是故老相传，上百年来，无人敢靠近此处。据说这个庄园里的人与波布镇的人之间曾经达成过一个不成文的协定，两者上百年来互不来往，庄园周边五百米内是禁区，如有庄园之外的人误闯禁区，死了也是白死。而且每逢阴天下雨之际，往往有凄厉的惨叫声遥遥传来，令人不寒而栗。据说也曾有一些胆大的波布镇的镇民曾开着战车前去探视，但往往是连人带车，尽皆是有去无回。卡蓝的父亲曾用望远镜远远看到他的一个胆大的邻居从战车上走下来伸手去推那扇大门，但是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和他的一声极其恐怖的惨叫，整个人立时变成了焦炭。这情景太恐怖了，以至于卡蓝的父亲在告诫卡蓝千万不要到那里去的时候，额头上竟然渗出了汗珠。后来，算起来也就是十年前的一个夜里，这个庄园里突然响起了极其恐怖的巨大声音，物品撞击碎裂声与人的惨叫声足足响了大半夜，过后便更无任何声音。第二天远远望去，庄园的外围到处是惨肢断臂，根本无人收拾。自那一天起，那个庄园便如死了一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半个月后，波布镇里一个胆大的年轻人租了一辆战车到那里转了一圈，也没有什么事，镇里这才有一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心人去那里将庄园外围的死者的遗骸收拾了，一一火化。但是，直到现在，整个波布镇还是没有人愿意到那个庄园附近去，想起那里心里就发毛。

“说了半天，”南歌道，“那个庄园有名字吗？”

“有的，”卡蓝点点头，“老人们一向喜欢称呼那里为恶魔之死窟，不过，在收拾那些死者遗骸的时候，我父亲曾经见过一块铜牌，上面写着吉田生命研究所，父亲说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庄园的真实名字了。”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地方，”绯说，“真是不可思议，我想在这个奇怪的地方找到的那个叫做再生丸的东西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吧。”

“这个东西上面也许有着什么奇怪的秘密，”南歌沉思道，“想象看，十年前的夜晚，那个一夜之间杀光了里面所有人的狂人，也许就是为了夺取这个东西来的。绯，你说你是在一个自动售货机里找到的，可见这里面一定有着什么关联。有时候，越是放在明显地方的东西，越是不容易被外来者找得到。”

“老大，我们尽快去修传真吧，”卡蓝道，“战车停在那个奇怪的地狱门，又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赶到，实在是让人不放心。”

“好的，”南歌道，“我们走快一点。”

说话之间，三个人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迅速接近了波布镇。守卫波布镇的士兵们都认识他们三个，看着这三个猎人不乘战车而是步行狂奔而来，虽然觉得有些诧异，还是赶紧为打开了大门。三个人进了大门，毫不犹豫，直奔那间出售传真给南歌他们的战车修理店。

“这个的确是坏了，”战车修理店的老板放下刚刚检测过的那台传真，“说实话我也没有能力担保可以修好它，不过我的手里还有一台，你们要不要？”

“当然要，”南歌道，“老板，你也舍得一下子拿出来，一台一台的卖，你不觉得罗嗦吗？”

“呵呵，不觉得，”老板强笑道，“货卖识家嘛，给别人他们还不要呢。还是老价钱吧，六百元，我这个人做是很公道的。”

“好的。”南歌递过六百元钱，“我们会多光顾你的店！”

传真拿出来了。卡蓝从战车修理店老板手里一接过传真，立时拔腿就跑，南歌和绯紧跟其后，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波布镇的时空隧道，从那里前往地狱门！但是，这个举动却吓坏了那个战车修理店的老板，慌得他赶紧从怀里拿出那一叠纸币，一张一张地察看水印，半天之后，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三

这一次倒是很顺利。

和预计的一样，时空隧道的地址栏里出现了地狱门的名字，而且在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三个朋友顺利地

返回了地狱门关卡。

从那个窄小的夹间里走出来，外面的情景依然如故，经过地面上那个女机器人身边时，南歌还是忍不住低头看看那张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尼娜的脸。但是他们随之加快了脚步，因为房间的外面有着奇怪的机械声音，这熟悉的声音加重了他们对战车安危的担心。

“还好，”看着外面的情景，南歌微微吐了口气，“不算太晚。”

是不算太晚，但是，战斗是避免不了的。在他们的面前，有着四个高大的防御机器人，而他们的战车却被一条又粗又长的钢索连在一起，其中的一个防御机器人正在拉着他们朝北方走。听到南歌他们出来，三个机器人一齐回过头来，一句客气话也不说，炮弹子弹便一起飞了过来，实在是有够野蛮。

猛烈的攻击迫使三个朋友被迫分开，大家都靠着灵活身手以求自保，与消灭那个关卡内的那个死板的防御机器人不同，这三个主动攻击的防御机器人要难对付的多。这中间，压力最大的当数南歌了，对付这种装甲厚重的大型机器人，他手中的微型冲锋枪实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南歌便改变了战斗的策略，在躲避敌人的攻击的同时，他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自己的战车。但是，敌人怎会轻易让他的想法实施？那个拖着三辆坦克的防御机器人的行进速度并不快，但南歌还未接近自己心爱的战车，那三个防御机器人便都转变了攻击方向，一齐向他射击！在炮弹爆炸的巨大声响之中，南歌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被爆炸的气浪掀出很远。

“老大！”

“南歌！”

绯和卡蓝齐声惊叫，手中的火箭筒一起喷射着火焰，刹那间，有两台防御机器人倒了下去。两个人脚步不停，一边向前奔跑，一边继续射击。才行了几步，一个倒地的机器人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转过头来，向绯和卡蓝攻击，但是，站立不稳的它，威胁已经不算大了。卡蓝在冲过它身边的时候，顺手又给了它一炮，彻底打倒了它。弥漫的黑烟之中，南歌的身影跃然出现，他的左肩和脸上都有着血痕，动作却丝毫不慢，几个快捷的跳跃之后，他已然来到了自己的战车之上。背后追击的那最后一个防御机器人似乎被眼前的情景所激怒，头顶上的机枪发疯似地扫射，胸前的小炮狂喷着火焰，但是为时已晚，敏捷的南歌已然进了自己的战车！听着战车外面装甲与炮弹相撞的声音，南歌迅速启动了战车，将炮口瞄准了拉着战车前进的那个防御机器人。

随着一声爆炸，南歌的战车被震撼得猛力颠簸一下，再透过潜望镜向外看，防御机器人与战车之间的那根钢索已然断开，前面那个防御机器人正转过它庞大的身躯。南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发射键，三发穿甲弹连环射出，顿时将那个机器人炸成了碎片！也就在这个时候，追赶上来的那个防御机器人看来是急了，竟然伸出两只机械臂，一运力，将南歌的战车举了起来，使得战车里面的南歌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脑袋撞在战车顶端的钢板上，顿时昏了过去。看来这个机器人打算把手中的战车狠狠地甩在地上，但是不等它动手，追赶上来的绯和卡蓝已然发动了攻击。他们的配合相当默契，两发火箭弹一左一右，几乎同时在那个防御机器人的两条后腿上爆炸。那个防御机器人顿时萎倒在地，两只机械臂不由自主地松了，于是南歌的战车便重重地砸在它的头上，将它那坚硬的铁头砸进了它的胸腔。随着四下蹦射的火花，这个防御机器人彻底失去了活动的能力。

三辆战车都停了下来，虽然后面还有一个防御机器人在拼命地向前爬着，但是，它已经无法对猎人们构成威胁了，绯和卡蓝轻而易举地把它打成了碎片。眼下，南歌的战车正大头朝下地压在那个没有脑袋的防御机器人的身上，这情景让人感到好笑，想来又感到后怕。卡蓝上了自己的战车，借助那条把三辆战车连在一起的钢索，小心翼翼地把南歌的红色战车翻了过来。绯打开战车的舱门，钻了进去。战车里面，满面是血的南歌已经昏迷多时了。绯强忍着泪水，慢慢取下南歌的头盔，从医药箱里取出伤药和绷带，为他包扎了伤口。

通讯器里传来了卡蓝焦急的声音：“绯姐，你怎么还不出来，是不是老大有事了？”

“是的，”绯轻声说，“他受了重伤，现在已经昏迷了。卡蓝，尽快装好传真，我们要赶回拉多镇去。”

“明白了。”卡蓝简要地回了一声，过得五六分钟，卡蓝的声音传了过来，“绯姐，传真设备已经装好，我要启动了。”

“好的。”绯应了一声，将南歌紧紧搂在怀中。

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仅仅是微微的一震，随即通讯器里传来了卡蓝的声音：“绯姐，我们到了拉多镇的镇外，尽快把老大送到明奇博士那里吧。”

绯抱着南歌下了战车，跟在卡蓝后面，奔向明奇博士的住所。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她希望南歌安然无恙。经过一系列出生入死的战斗，这个外表坚强无比的女战士，已经把南歌当作了自己唯一的亲人。是的，哥哥已经不在了，孤独的绯，不愿意再失去自己心中唯一爱着的人。

“卡蓝啊，”谢天谢地，明奇博士居然在家，这个可爱的大胡子老头的笑容此刻看起来那么的可爱，“是不是为我送来新鲜的尸体供我做实验啊？”

“不要胡说！”绯轻轻把南歌放在明奇博士的手术台上，“南歌只是受了重伤！”

看着绯涨红的脸庞，明奇博士俯下身，用听诊器听听南歌的心音，又摸摸南歌的脉搏，最后翻翻南歌的眼睑，察看他的瞳孔。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中，老人的表情越来越沉重。

“怎么样？”绯焦急地问。

“他不行了，”明奇博士取下挂在耳上的听诊器，“对不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四

“这不可能！”绯骤然失去了理智，“明奇博士，你看他的身体还是柔软的，而且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你怎么会说他不行了？”

“哇！”随着明奇老头的一声惨叫，绯竟然冲到他的背后，双臂一运力，将这老头举了个四肢朝天。明奇博士在空中手舞足蹈，这情景看起来着实好笑，但是，被明奇博士的话语惊呆了的卡蓝，实在是笑不出来。

“女娃子，”明奇老头喘着粗气，“快点把我放下来，你不知道我患有极其极其严重的恐高症吗？再者说了，你不想让我救活南歌了？”

“南歌还有得救？”绯的声音中透着惊喜，“对了，我记得南歌说过，只要这个人没有进入脑死亡状态，你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把他救活，对吗？”

“那你还不快点把我放下来？”明奇博士故作生气地说。

绯应了声是，轻轻地把明奇博士放了下来。明奇博士神秘地笑了笑，让绯帮忙，轻轻将南歌扶成坐的姿势，然后打了个手势，示意卡蓝从对面的柜台上取下一个白色的药瓶，然后一捏南歌的双颊，将药瓶里的药水尽数灌进了南歌的嘴里。绯想说些什么，却又忍住了，她扶住南歌的腰间的双掌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不，那不是她的手在抖，而是南歌的身体在微微发抖！过不多时，南歌的喉头咯咯做声，突然哇地一声，从口中喷出了一道红光。如是再三，方始终止。明奇博士取过一块毛巾为南歌拭去了嘴角边残余的血沫，要绯轻轻放平他的身体。再看南歌，面颊上有了微红，呼吸也趋向平稳，只是还没有醒过来。

“行了，”明奇博士指着身边壁橱里的纱布和绷带，“女娃儿，你仔仔细细地把他受外伤的部位包扎好，然后，你就等着他痊愈吧。”

就这么简单？绯不敢置信，但是看着明奇老头那张笑眯眯的脸，心中总是有点忐忑不安，但还是按照他的吩咐，用剪刀剪开了南歌的衣服，在南歌受伤的部位敷上药膏，包扎停当。等到这一切做完，房间里面早已不见了卡蓝和明奇老头。看着沉沉如水、呼吸平稳的南歌，绯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前面的客厅里，卡蓝和明奇老头正有说有笑地议论着什么。听到绯的脚步声，两个人都住了口，卡蓝从他坐的那张椅子上站了起来：“绯姐，老大睡着了？”

“嗯，”绯应了一声，“睡着了。”

明奇老头也站了起来，顺手给绯拉了把椅子。绯并不坐下，而是瞪着眼睛看着他。

“这是干什么？”老头子笑呵呵地说，“瞪这么大的眼睛，吓我啊？女娃儿，亏你的职业还是军人，一个

玩笑就把你下得六神无主了。 ”

“ 玩笑 , ” 绯脸上绷紧的肌肉松弛下来 , “ 老爷子 , 这种玩笑是随便开的吗 ? ”

“ 别人开不得我可是开得 , ” 明奇老头笑道 , “ 一想到明年可以抱着小南瓜 , 我的心里就有着说不出的兴奋。 ”

开南歌的玩笑和小南瓜有什么关系 ? 绯一时没想透其中的关系 , 也就不再去想它 , 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经历了紧张的战斗之后 , 忽然松弛下来 , 她不觉有点倦意 , 刚阖住了眼 , 却又被卡蓝的问话赶走了睡意。

“ 明奇伯伯 , ” 卡蓝说 , “ 南歌大哥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 ”

“ 放心 , 他比牛还壮。 ” 明奇博士道 , “ 皮外伤无关紧要 , 比较重要的伤势只有一处 , 就是胸口处受的内伤 , 不过在喝下我特制的药剂之后 , 他已经吐净了淤血 , 剩下的只需要静静地休息一段时间便没有事了。他之所以陷于昏迷状态 , 是因为他的头部受到了剧烈的撞击而导致暂时的休克性昏迷 , 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 但并无大碍。 ”

“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 卡蓝松了口气。

“ 不是你放心 , ” 明奇老头微笑道 , “ 需要放心的是她。你看 , 这不就安心地睡着了吗 ? ”

卡蓝回头望去 , 绯已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 头垂在胸前 , 长长的红发遮住了整个脸庞。明奇博士那一段解释性的话语其实是说给她听的 , 自然能令她安心。卡蓝微微一笑 , 轻轻走进内堂 , 找了个小毯子盖在她身上 , 然后向明奇博士打个招呼 , 离开了博士的家。

“ 卡蓝…… ” 有人在温柔地唤他。

卡蓝心中一震 , 停住了急匆匆的脚步。他的左侧 , 站着一位女孩 , 可不正是他要去找的南楠儿。此刻 , 她就站在明奇博士大门的旁边 , 明亮的大眼睛里闪动着泪光。卡蓝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 站在她的面前。

“ 楠儿姐姐 ,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 ”

“ 我听人说你们回来了 , 可是又听说你们到明奇伯伯哪里去了 , ” 南楠儿用手背抹抹眼睛 , “ 我知道你们一定又有人受了重伤 , 但……但是……我来了好久了 , 我真的不敢进来…… ”

“ 是老大受了点轻伤…… ” 卡蓝说 , “ 他没事的 , 真的。 ”

“ 为什么要去打仗啊 , ” 南楠儿仰起了脸 , “ 如果没有战争 , 我们一家人团聚在这里 , 该有多好。 ”

卡蓝心理酸楚 , 轻轻把南楠儿揽在怀里 : “ 楠儿姐姐 , 说实话我也不想去打仗。但是 , 现在我们居住的外部环境那么差 , 我和老大的努力只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有今天的环境。现在的世界 , 到处是污染的河流 , 失控的机器 , 恶劣环境下变异的生物时时在向那些弱小无助的人们酝酿着新的攻击。唉 , 与其说我们的职业是维护这个世界安定的猎人 , 还不如说我们是扫垃圾的更恰当。 ”

“ 那么 , 为什么会是你们呢 ? ” 南楠儿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 湿润了卡蓝的胸口 , “ 为什么不是别的人 , 而是你们 ? 我不想你们去啊。 ”

“ 我和老大、绯姐 , 都是选择了挑战命运的人 ” 卡蓝低声道 , “ 所以 , 命运就选择了我们做它的对手 , 现在的我们 , 已经没有了后退的欲望。因为 , 在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 , 已经被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对明天的希望推向了前方。如果要让我们的战车停住脚步 , 只有两个条件可以选择 , 要么是胜利 , 要么是……死亡 ! ”

五

“ 死亡…… ” 南楠儿默默重复了一遍 , “ 可是 ,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局啊。 ”

“ 所以我才更加珍视生命 , ” 卡蓝低声道 , “ 楠儿姐姐 , 你知道吗 , 你是我在这个乱世生存的最大的动力 ,

我会好好活着的，你也一样。”

南楠儿不再说话，环绕着卡蓝腰部的双臂微微增加了力度。卡蓝低下头，看着他怀中的女孩，不知何时，一股莫名的激动控制了他的情感。他把自己的脸颊贴近女孩的脸庞，用笨拙的唇轻轻啜吸女孩脸上的泪水，最终停留在女孩那湿润柔软的唇上，这一刻，地球停止了转动。

温暖的阳光撒在他们身上，忽然之间，原本四下走动的人们都没有了影踪，回到自己房子里的人们，不会发出一丝的声响。然而，门缝里，窗子间，他们祝福的目光，为这一对恋人筑就了天堂。

远远地，有一个老人在默默注视着眼前美好的一切，他的脸上带着笑容，泪水却湿润了眼睛。看到眼前长大了的孩子，南瓜大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早已过世的妻子，真是的，为什么会在这幸福的时候，想起那些埋藏在心底的伤感的事情呢？

明奇博士的家里，内间的南歌，大厅的绯，都睡的是那么的香甜。

天黑的时候，南瓜大叔早早关了修理店的大门，他亲自下厨，准备了满满一大桌的好菜，为孩子们接风洗尘。正如明奇博士说的，南歌现在又是生龙活虎般的充满了精神，在房间里不停地和卡蓝嬉笑打闹，南楠儿和绯坐在桌子旁边，慢慢地聊着一些女孩子感兴趣的话题。明奇博士坐在厨房的门口，瞪着眼看南瓜大叔做饭。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明奇博士是很想帮助做饭，但是南瓜大叔坚决不让他插手。

“不要小瞧我，”明奇博士气呼呼地说，“我独自一人整整做了四年的饭了，这门技术练得炉火纯青，卡蓝那小子在我那里住的时候，被我养的又肥又胖。你……你这老小子，居然看不起我的技术！”

“我当然没有看不起你，老哥。”南瓜大叔微笑道，“你所推崇的是营养均衡，每样食品所包含的营养物质的比例都计算的清清楚楚，问题是第一我这里没有你那些天平之类的计算工具，第二我这个人做饭只注重口味不注重营养，你那一套还是免了吧，不要生气啊，等会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明奇博士不说话了，只是瞪着眼看他。南瓜大叔不理会他的目光，嘴里哼着小曲，自得其乐地做自己的事。不管明奇博士怎么说，他是绝对不会让明奇插手做饭的事情的，只要一想到明奇博士家中的摆设，南瓜大叔就觉得反胃。当然，这句话也是南瓜大叔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最后一个汤烧好了，南瓜大叔盛了满满一大碗，用一个简易的托盘将它端到了当门的客厅，还没有放到桌子上，一个纸团啪地砸在他的脑门上，险些掉到汤碗里。

“南歌！”南瓜大叔生气了，“老老实实过来吃饭！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不帮老子做饭还给老子捣乱，你当你还是三岁的小孩子啊？”

南歌忍住了笑，赶紧过来帮助老爸把汤碗端到桌子上。南瓜大叔把托盘放到一边，拉了明奇博士过来坐下，卡蓝和南歌也坐了下来。

“开饭了，”南瓜大叔举起筷子，“大家尽情地吃吧，不要客气。”

“老爸，”南歌说，“要不要来瓶子好酒？我请你。”

“废话！”南瓜大叔瞪起了眼，“小孩子喝什么酒？”

“又不是我喝，”南歌嘟囔道，“我想请你和明奇伯伯喝。”

“南歌，我是天生的不会喝酒，”明奇博士说，“至于你老爸，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喝酒了。”

“为什么？”南歌不解地问。

“不要问了，”明奇博士说，“那是他心底的隐痛，以后他会告诉你的。”

南歌不说话了，默默地埋头夹菜朝嘴里送。南瓜大叔看着大家，轻轻叹了口气，起身从他的卧室里拿出了一瓶酒，放在南歌面前：“喝吧，我再不服老，也得承认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要是你妈妈在世，她一定为你感到十分自豪的。”

南歌点点头。绯拿过酒瓶，拧下瓶盖，为南歌、卡蓝还有自己一人倒了一碗。南歌端起酒碗，向两个搭档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一饮而尽。绯依样喝了，拿起酒瓶，为南歌和自己的酒碗里注满酒浆，却见卡蓝的酒碗里还是满满的，纳闷地问：“卡蓝，你为什么不喝？”

“这个，”卡蓝笑着，偷偷望了南楠儿一眼。“我不喜欢喝这个，这一辈子也不会再喝它了。”

绯注意到了他的神情，微微一笑，也不勉强，坐了下来，与南歌继续同饮，她那爽朗的笑容、豪迈的酒风，使得南瓜大叔和明奇博士都为之动容。

“你觉得她像谁？”南瓜大叔把嘴唇贴近明奇博士的耳边，“你一定看出来的，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有这个感觉。”

“红狼……”明奇博士叹了口气，低声道，“你觉得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吗？”

“南歌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南瓜大叔道，“他现在生死未卜，很难预料的未来。”

明奇博士唉了一声，不再说话，但是他放在桌下的左手却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口袋中那个蓝色的小瓶。那是南歌在清醒之后给他的里面装着那个神秘再生丸的瓶子！

[柴大官人,少年猎人,小说](#)

From:

<https://www.zzjb.com/> - 重装机兵专题站



Permanent link:

https://www.zzjb.com/doujin/text/young_hunter/yh_19

Last update: **2015/01/13 10:08**